



父亲的背影

□ 李剑

打我记事起,父亲的背影就在我追逐的目光中风雨兼程。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各个时期的背影还总在我的眼前晃动。从他的背影里,我体会到了人间的冷暖、生活的艰辛、无限的亲情。

奶奶曾告诉我,父亲小的时候头顶留着“小锅铲”,脑后扎着一根小独辫,在农村,那是“小惯孩”的标志。我老是想,如果从后面看,那时父亲穿着大花袄、大腰裤,甩着小独辫,一刻也不停地牵着奶奶的手,在大人堆里蹦蹦跳跳的背影一定很滑稽可爱。这个模样也在告诉我,父亲的童年一定是天真烂漫、快快乐乐的,那时的他肯定是爷爷奶奶的掌中宝、心头肉。

听村里的老教书先生讲,父亲学习非常刻苦,专心致志到可以用“痴迷”来形容。他经常背着粪筐就上了学堂,挑着水桶就到了猪圈、谷场。每次都是人们好心地提醒他时,他才恍然大悟,边答应着,还边埋怨别人打断了他的思路,致使解了半截的几何题又成了无解。因为经常耽误奶奶做豆腐用水,他没少受到批评责怪。

我的眼前时常出现这样的画面:一米四几的父亲,肩挑勾担,前头后头各挂着一个刚离开地面的大桶,他踮起脚用力地担着水桶,还要低着头不停地思考问题。那个背影,是挑战命运的无声呐喊,是扛着岁月向前的最美雕塑。就是这个背影,成就了父亲考入中专、跳出农门,成为国家干部的梦想。

尽管年轻时吃糠咽菜,

不堪重负,但父亲还是顶着压力顽强地成长,生就了一副一米八的身板,除了学习成绩优异,还酷爱体育运动。读师范时的父亲和参加工作后的父亲,都是校、县篮球队的主力大前锋。那时的父亲,雄姿英发,挺拔硬朗,尤其是他跳起投篮的背影,姿势优美,动作娴熟,手起球进,就像教科书上绘制的示范图那样标准。幼小的我最喜欢在篮球场外看着父亲的背影在全场移动,攻击、抢断、上篮……他无所不能,浑身充满着朝气蓬勃的力量,每投进一个球,我们都会为他加油助威。每当赢了球,他总是喜欢笑哈哈地把我高高地抛起,接住;抛起,又接住……

十二岁那年,我和同学去市里参加比赛,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父亲给我准备好了离家的行囊,骑车把我送到车站,并且当着同学的面千叮咛,万嘱咐,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他提着事先准备好的水果,把我送上车坐下,久久不愿下车,喋喋不休地告诉我注意这注意那……甚至乘务员几次善意地提醒他都充耳不闻,直到车发动了,他才一步三回头地回到车下。车缓缓地前行,我透过车窗望着父亲渐渐模糊的背影,突然鼻子一酸,眼泪簌簌地往下流。那时的父亲年近不惑,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的艰辛已压得他走路有些前倾,腰身不再挺拔。我想起了朱自清先生在《背影》中写到的父亲,那一趟趟在月台上攀上爬下为他买橘子的背影,正是拳拳爱子之心的真实写照。父爱

如山,孩儿无论走多远,身后都是父亲不舍的目光,无论在何方,父亲总会为儿祈祷守望。

我刚结婚的时候,还在乡镇工作,虽然和父母分开生活了,但是许多家务活还是他们替我做。记得一次下班回家,远远地看到一个人拉着一地排车煤球在爬坡,他吃力地弓着身子,喘着粗气,目视前方,一下紧接一下用力蹬着地。车子左摆右晃,煤球摇摇欲坠。我紧赶两步从自行车上下来,定睛一看,啊,这不是年过半百的父亲在为我送煤球吗?只见他汗流浹背,手上、脸上满是炭黑,肩膀已被纤绳勒出了血印。我赶紧帮忙双手用力推着车帮。忽然,“咯”的一声,车子的右轮陷进了泥坑。只见父亲略微喘息了一下,对我大喊“用力啊”,然后一只脚踏地,另一只脚腾空跨起,随着“啊”的一声大叫,身体向前猛冲,车子终于摆脱了困境。

这幅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尤其是父亲那满弓的身影,是世上任何摄影作品都无法比拟的。

父亲当过教师,后来从政,也算县直单位的一个领导了。早年他既代体育,又教数学,训练场上有他奋进的足迹,三尺讲台有他孜孜的背影。从事文化体育工作四十年,他创造了几多辉煌,荣誉榜上浸透着他的汗水,金奖杯上镌刻着他的功绩。父亲公道正派,原则性强。他常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必须做到走得正、行得直,身正才不怕影子歪。这么多年来,从没看到有人指

着他的背影说三道四,从没听到任何人质疑他的人品人格。

骑在父亲脖子上撒欢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他总是耐心又慈祥,我却老是天真地央求他一刻也别停地摇晃,那一老一少其乐融融的背影就是岁月里最美的身影。遭训斥、挨打骂是我年少时的家常便饭,记得一次因考试成绩糟糕,鸟笼被怒不可遏的父亲摔得稀烂,那只喂养了许久的黄雀也没逃过噩运,趴在地上奄奄一息地哀鸣。那次逃学去池塘洗澡被父亲抓个正着,浑身被树条抽得血印道道,还要赤裸裸地站在烈日下认罚。一眨眼,这些记忆都伴随如诉的琴声留在了童年筑砌的回音壁上。

这次回家见到父亲,他的腰身已不再挺拔,满头华发,甚至耳朵也有些背了。一聋三分痴,表现在行动上就显得迟缓拖拉,他完全没有了年轻时篮球前锋的干练洒脱。好在耄耋之年的父母性格开朗、心胸豁达,在他们的面前,我们还能撒撒娇,找找小时候的感觉。倘若时光能倒流,我情愿再挨他打,让他吼。

每次离家返回的时候,父亲都要坚持送我们上车,每当车渐前行,我转过头望着他体态佝偻、步履蹒跚的背影,总会情不自禁地泪落腮边。

父亲,虽然您的脊背已被岁月的年轮压弯,但乐观向上的心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信念还会托起更美的明天,您的背影在我们的心目中永远高大伟岸。

寒夜中的父亲

□ 关山

寒风,像刀一样
虐割天宇
像墨块一样
涂满一个四边皆是
荒野的大院里
这便是我,当年执教的中学

夜,已经很深了
宿舍的灯光,都已熄灭
咚咚咚

相邻的几个宿舍门
都被这钝钝的敲击声
锤打过
几乎几扇门
同时开了一道缝
这里住的大都是教师同仁

“我找某某,我真的冻坏了”
是他!是父亲的声音
我一下子敞开了房门
扑向那个寒夜中的黑影
“你怎么来了
连个信儿都没有捎来!”
双手抓挠着他的衣服
顿时一股钻心的冷气
使我浑身打了个寒战
“我是挂挂着你啊
不知你在这里……”
一股热流,电击般
敲击了我的心
两行热泪,吧嗒,吧嗒
击碎满地……

是啊,我是在一场病后
被分配在这所区办中学
转眼间,已有月余
我是想等一切安排好
再回去看望二老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一月多的时间
他老人家苦等了
多少个不眠之夜

父亲是搭着好心人的拖拉机
辗转数百里才问到这里
交通不便,路途不识
怕是步行几十里
问问道道地来到这里

进屋后,父亲就奔向那个
被封住火的土炉
三下五除二
火苗子就渐渐蹿了起来
他拖了把椅子,几乎整个身子
扑到了火炉上
这个战场上流血不吭的汉子
说出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语
天真冷啊

我知道,父亲平时最爱的
是喝口小酒
可这陋室里,从来不备那玩意儿
隔壁的老周好这口

半瓶酒,一根香肠
相陪把酒到天明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邮箱: lzc b f k @ 126.com,或登录“文学现场”网站,选择晨报《齐迹》副刊板块投稿。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开户名、账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谢绝一稿多投。

绿荫下的美

□ 窗外风

一个平淡无奇的午后,几位阿姨在林荫路上散步。太阳很好,路上有斑驳的树影,一个声音说:“这个地方有点晒,我们去那边花阴凉下坐着吧。”“花阴凉”几个字入耳,我赶紧转头去看说话的人,是一位六十多岁的阿姨,举手投足间自带一种优雅。

花阴凉,背后是美到极致的各色花朵,是芬芳满园,是挥一挥衣袖,在芬芳中舒展腰身。

《红楼梦》里多是浪漫情景,芍药花阴凉下石凳上醉眠的史湘云,是大观园里最

美的一幕。醉眠的史湘云,芍药花飞了一身,脸上发上衣襟上都是红香散乱。微风拂过,芍药花的芬芳是最好的催眠曲,在花丛中沉醉,在花阴凉下沉睡,正应了那句“醉眠芳草下,半被落花埋。”想想就觉得美得很。

一个朋友在前年疫情期间把离家不远的老宅重新修整了。他每天埋头苦干,修了门前的路,院子重新用地砖铺设,区分成一块块地,种了蔬菜和花树。春天来临的时候,院子里的菠菜、韭菜、油菜已经一片翠绿,丝瓜和豆角也开始开

花。第二年,花树也开花了,从杏花、桃花、梨花开到火红的石榴花。他在树旁放一个凳子,闲时就喝杯茶。花阴凉下的枸杞茶,他喝得亦亦乐乎。前几天,他拍了照片给我看:凳子依然放在杏树下,枝叶间可见硬币大小的青杏;旁边的石榴树上,火红的石榴花正在盛开;凳子脚边还有一株月季开着粉嫩的花。朋友终究活成了我羡慕嫉妒的对象,既有树阴凉,又有花阴凉,这得多膨胀啊!

无论是花阴凉还是树阴凉下,最适合做的事情是

读书。在灿烂的白色槐花和绿色叶子的阴凉下,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拿出喜欢的书,微风吹得书页哗哗响。“啪嗒”一声落下一朵槐花,从肩头滚落到书页上,白色的槐花带着沁人心脾的芬芳。我捡起那朵小花,盛开的花像一只洁白的小蝴蝶,白中透着青绿。嗅着它甜滋滋、香喷喷的味道,真有点醉了。

在北方,没有一种落叶乔木的花比槐花更让人心旷神怡。此刻,在槐花的香气里,在树阴凉下读书,真是一种别样的味道。